

君在花中多烂漫 一片冰心在玉壶

华府垂泪送别陈尚青大姐

2024年7月6日上午,这是一个令人发狂的酷热天气,但每一位走进洛城第一浸信会的人们,其内心仿佛瞬间降到了冰点,今天,他们要向一位令人尊敬和仰望的故人——陈尚青大姐做最后的诀别。

走进庄严肃穆的教堂大厅,四周皆是身着黑衣,胸佩白花的送行之人,舞台上数不胜数花圈和花篮里三层,外三层,陈尚青大姐的彩色照片位居正中,她面带微笑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仿佛像往常一样,向各位打着招呼并送去暖心的问候。低沉哀婉的琴声回荡在教堂四周,悲伤与凝重的气氛在大厅中弥漫。昔日笑容可掬的田小明医师神情忧郁,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想必爱妻的突然离世,让这个高大强壮的西北汉子承受了无以言表的巨大伤痛。面对大家略显苍白的安慰,他仿佛才真的相信,尚青已经离他而去!

现场的来宾几乎挤满了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大厅,其中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先生的夫人王丹女士、公使衔参赞兼总领事祝迪先生及使馆同仁,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大使,也有来自大华府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的校友、大华府中医学会的同仁和大华府西北同乡会的乡亲们,以及陈尚青大姐和田小明医师的亲朋好友。大家顶着烈日,一大早从华府的四面八方急火火地赶来,只是为了送尚青大姐最后一程。

陈尚青女士,祖籍山东黄县,1941年生于大连,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系药化专业,后任北医大讲师,1984年随丈夫田小明先生赴美国国立卫生院(NIH)深造,从事骨关节病的生化病理及超微结构的研究。尚青与田小明一起成功地研发了新中药“伯司庄”,获得中国药监局正式批准,用于治疗膝骨性关节炎,受到广大病患的欢迎,并被推荐给中国国家体委,用于预防和治理乒乓和女排队员的运动创伤。之后,在美国研发的“健骨胶囊”和“壮骨胶囊”临床三十年,疗效十分显著,为数以万计的病人解除了痛苦。2024年6月26日,陈尚青女士在与病痛抗争近十年后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上午九点整,在袁晓牧师的主持下,追思会开始,现场响起了熟悉的《奇异恩典》的歌声。全体起立,进行了庄重肃穆的基督仪式。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特意发来唁电,悼念陈尚青女士。谢大使在唁电中说,惊悉陈尚青女士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并以我与我夫人的名义,对陈女士的逝世表示沉痛地哀悼。陈尚青女士是德高望重的旅美中医药专家,毕生致力于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与推广,并为此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女士驾鹤西归,音容宛在,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在此艰难时刻,望田小明先生和家人节哀珍重!

王丹女士专程代表谢峰大使来到追思会现场,并致悼词,她说,谢峰和我和小明先生及尚青老师相熟多年,也多次会面畅谈,他们两人言谈中流露出的那份对中医药发展的殷切希冀令人深深动容,他们所寄托的对于促进中美友好的真挚情感令人感佩。陈尚青老师品性高洁,与田小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共同致力于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与推广,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牵挂着中医学科的发展,天下百姓的健康,陈老师的学术修养,专业成就,非凡贡献,个人魅力广受中美两国中医药界同仁的广泛赞誉与尊敬,她的大医风范、大爱情怀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将这份崇高的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北京医科大学华府校友会副会长李冰在致辞中说,我与尚青老师入学时间相隔20多年,她在我的心目中既是学长,更是老师。我与尚青老师相识相知,始于十多年前我搬到华府,加入华府北医校友会,尚青老师是我们的首任会长。那时候,我常常到尚青老师家里开会,总是受到非常热情、温暖的接待,田老师亲手做的炸酱面和小菜园里现摘现吃的新鲜蔬果让我们胃口大开。印象中,尚青老师时而倾听着我们的对话,时而加入我们的讨论,无论是一年一度的联欢,或是疫情期间对国内医院的捐款相助,两位老学长都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热情。对于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海外学子来说,他们温暖的家就像是一个心灵的港湾。我最后一次看望尚青老师是6月9号,陈老师躺在病床上,我感到那个病床好大好大,尚青老师好小好小,我心里一阵心疼。临走的时候,我在她耳边告诉她,我带了一些粽子和韭菜盒子给她换换口味,尚青老师高兴极了,她微笑着对我说,“韭菜盒子好吃,我喜欢。”这也是我听到的尚青老师最后的声音。泰戈尔说过: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我们北医的一位风华才女,敬爱的尚青老师与我们告别离去,而她留下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尚青老师,大华府北医校友永远爱您,敬您,想念您。

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大使曾是田小明和陈尚青的病人,多年的交往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艾森斯塔特在致辞中说,我认识田医生和夫人超过30年,他们精湛的医术不仅让我从轮椅上站起来,而且也使我和许多朋友对神奇的中医药敬佩有加。从1984年起,尚青和小明医生带领的团队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医针灸在美国的发展和立法起到了重要的领导和

推动作用。1986年,他们夫妇创立了美国华盛顿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医针灸诊所。1991年,在陈尚青女士的大力协助下,田小明医师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首次创立了针灸临床中心,担任主任级临床顾问,并成为美国政府承认的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中国医师。之后,克林顿总统亲自任命田小明医师为白宫政顾问委员。美国卫生福利部也两次任命田小明医师担任国家顾问委员,指导美国在补充替代医学方面的健康发展。艾森斯塔特大使深情地接着说:“在我的眼中,尚青女士既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更是一个好医生、好妻子和好母亲,她的离去让我们非常悲痛!”

随后,中医学会副会长吕志强、大华府西北同乡会副会长谭颖、尚青大姐的亲朋好友冯焯、龚锦、李海骏,以及护理尚青大姐走完最后路程的冯梅、周永红先后致辞,回顾了与尚青大姐相识相知的感人故事,以及大姐临终前的点点滴滴,他们在致辞中一度哽咽……通过他们见微知著的讲述,尚青大姐的形象在大家的心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立体,望着舞台上尚青大姐的微笑,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

田小明医师在孩子的搀扶下走上讲台,首先,他和家人们对所有来宾深鞠一躬,谢谢大家顶着烈日来为尚青送别,这份深情厚谊他深深地记下了,随后竟一度哽咽,泣不成声,长达几分钟之久……

他说,1964年,我与尚青相识于北医的排球场,那时我是刚刚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她是北医女子排球队的主力二传。她在场上满场飞,是北医女排的灵魂和队长。我们相知并相爱,直到五年之后,我们走上婚姻的殿堂,从那时起,我们相亲相爱了半个多世纪。1984年我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尚青就决定与我一起来到美国,并进入美国卫生研究院(NIH)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根据美国当时的现状,我们毅然决定改弦更张,利用美国先进的研究手段,从事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与推广。就在这个当口,NIH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许多癌症患者在接受化疗后呕吐不止,无法继续治疗,于是就给我们的中医针灸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时候,我们回国日期将至,北医大也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好的条件。但正在从事的中药研究促使我们应该继续留在美国。所以我们决定创立华府最大的中医诊所,该诊所在华盛顿地区受到了很多医患的欢迎和支持。这位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大使当时是我的病人,他是坐着轮椅进入我的诊室的,我利用针灸推拿的方法不仅治好了他的腰痛,让他重新站了起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和好兄弟。从那以后,他给我介绍的病人超



过五百个,其中不乏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医学权威和华府知名人士。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在NIH终于建立了第一家中医针灸诊所。而我必须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成绩,假如没有尚青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记得当我们在NIH的研究到期,考虑回国的时候,是尚青的坚持让我们留了下来,她说,应该坚持!美国人居然不了解针灸,这既是我们的机会,更是中医药研发的机会。所以说,尚青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个人在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成功研发了新药“伯司庄”和“健骨胶囊”、“壮骨胶囊”等,更重要的是,每到关键时刻,她总是充当一名称职的“二传手”,把球高高举起,由我来扣,一锤定音。所以,不论是我,还是我们家,出头露面的常常是我,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她,尚青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尚青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推动中医针灸在美国的立法,尚青的功劳要远远大于我。每当我像她表达谢意的时候,她总是微微一笑说:“I Love you!”

尚青患多发性骨髓瘤近十年,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医学界的许多专家、朋友虽然竭尽全力,但依然没能留住她的生命,这也是我从事医师这个职业多年最大的遗憾和痛心。为了完成尚青的遗愿,我们将设立尚青田小明医学基金,为患者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尚青,你就放心吧!

在追思会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依次向尚青大姐的遗体鞠躬告别。而尚青大姐则静卧在花丛当中,仿佛熟睡一般,此时此刻,操劳一生的大姐终于可以安歇了!正所谓:

牡丹芙蓉金菊腊梅君在花中多烂漫

爱国爱家爱师爱友一片冰心在玉壶

临别之际,大家发自内心地默默祝愿,大姐,愿天堂没有病痛,请您一路走好!

(撰稿:孙殿涛,摄影:田雄)